

唐代叢書

唐代叢書

紅線傳

劉無雙傳

霍小玉傳

牛應貞傳

謝小娥傳

李娃傳

楊倡傳

章臺柳傳

步非烟傳

楊州夢

杜秋傳

龍女傳

妙女傳

神女傳

雷民傳

會真記

黑心符

南柯記

枕中記

酉陽雜俎

諾臯記

支諾臯

墪上記

前定錄

卓異記

撫異記

集異記

集異志

志怪錄

第五集六冊計廿九種

唐代叢書

五集

紅線傳

唐 楊巨源撰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

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蓋曰挾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

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黨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七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

落驚而起問。卽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
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
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
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
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
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
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
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
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

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
風。斂而彈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塞
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
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
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
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與滅
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
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
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

以馬箠搥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怕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各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鷹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

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
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
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
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
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
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
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
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
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紅線傳
來世安可預謀。豈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
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
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
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
離席。遂亡所在。

胡元端曰。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岷紅線虬髯客
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紅線傳終

劉無雙傳

唐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

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而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

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
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
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
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
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
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
氣促、唯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
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
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

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
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
出關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
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
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
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棖或坐或立仙客下馬
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
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
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

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